

东风吹得万人欢

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編選了四篇散文和小說。“東風吹得萬人歡”，是一篇較優秀的散文，作者以熱情的筆觸描寫了東風人民公社的羣衆，積極入社的鼓舞歡騰的心情、以及成立公社後帶來的更大的奔騰澎湃的生產高潮；也描寫了幼兒園、人民醫院等福利設備，反映了人民公社較農業社更大的優越性。

“楊二爺服輸”，是一篇較精練的小說，它通過高額豐產的事實，使秋後算賬派楊二爺心服口服地認識了自己的保守思想。“黎明”，是寫青山社黨支書由於驕傲和保守，使先進社變成了落後社，而在大辯論中，由於黨組織及同志們一再幫助，終於認識了自己的錯誤，重新鼓起了革命干劲，以共產主義的協作精神，領導着全社積極地追趕着先進單位。“洞房花燭夜”，是寫一對未婚男女，在舉行婚禮的春節前夕，以忘我的勞動態度，終於在天亮前和同志們一起完成了一個興修水利的任務，始舉行婚禮。小說的情節比較動人。

東 風 吹 得 萬 人 歡

(散文、小說)

貴州人民出版社編

★

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貴陽市延安中路3號)

(貴州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
貴州省新華書店發行 貴州人民印刷廠)

★

開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張：1 字數：23,300

1958年11月第1版

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00,001—3,090冊

統一書號：T10115·158
定 價：(5) 九 分 (782)

14

目 录

东風吹得萬人欢	桂舟人	沈 耘 (1)
楊二爺服輸	时 光	(8)
黎明	韋 涵	(11)
洞房花燭夜	傅 澤	(21)

12/1/1
14

东风吹得萬冬欢

——訪貴阳市烏当东风人民公社

桂舟人 沈 耘

汽車在起伏不平的貴烏公路上奔馳，車窗外的房屋、樹木、田野，象飛一樣的往後退着。即使這樣，我們還是感到車子太慢，恨不能一步跨到烏當，去看一看全省第一個人民公社——東風人民公社。

我們終於到了烏當。這裡，象一個小小的城堡。一進街，整潔的街道和滿牆滿壁的宣傳畫、鼓動詩，就吸引著我們；特別是看到有些房子外面，懸挂着“東風人民公社第×營第×連”的木牌，更給人一種新鮮、強烈的感覺。從這裡，我們了解到公社的勞動組織，已經全部實行軍事化。在烏當場壩周圍和公社黨委會門口，遍貼着大張大張的申請書、決心書、喜報。這些東西，雖然經歷過半個多月，還是那樣紅通通的，在陽光下越更顯得光輝燦爛。它標誌着東風人民公社一萬二千七百多社員，堅決走共產主義道路的決心；同時也說明人民公社深得人們的擁護。

我們在街上轉了一圈，看見每家堂屋正中，都貼了一張嶄新的毛主席像。原來是在學習總路綫以後，三天內各家各戶都自覺地把家神牌位拆除，因而出現了這樣的新氣象。

一、鞭炮齐鳴、鑼鼓震天

东风人民公社是由烏当乡、北衙乡共五个高級社合并成立的。社員們在听了党委关于办公社的报告以后，人人兴奋，个个欢喜。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，百分之百的人都要求入社。他們說干就干，連夜写申請书啦！表决心啦！敲鑼打鼓、吹噴呐、放火炮、浩浩蕩蕩，就象几股巨大的洪流，一齐涌向烏当，把党委会門前的广场挤得水洩不通。那天晚上，正遇着下雨，可是，这些成千上万的人群，他們高举着共产主义的火炬，要求赶早成立人民公社……。

在向党报喜、表决心的大队人馬中，最突出的要算那几十个少数民族社員。他們除了在入社申請书上签名以外，一个个还盖上自己的私章。他們說“这是千百年的大喜事，不能馬馬虎虎。盖上私章，社組織上更相信我們是真心实意入公社。”队长刘伯忠（少数民族）还表示：“我們坚决听毛主席的話，把公社办好……。”这个例子充分說明了群众积极办公社的勁头。

二、斛桶响声遍田野

人民公社大大推动了人們的生产积极性，一走进烏当，那广阔田垌里，稻谷金黄。斛桶的响声，此起彼落，来自四面八方。这是东风人民公社的男女社員，正以排山倒海之势緊張的搶收。在纵横交錯的田塍上、馬路上，随时都有板車来往。一个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把剛打下来的粮食送往晒谷場。年紀較大一点的妇女社員，緊接着翻晒、风簸、进仓……。这一系列工序，他們进行得井井有条，每一个环节都扣得很紧，每一个社員都干劲冲天。

社員們这样突击搶收和搶交公糧，充分體現了他們政治思想上的大躍進。當周總理關於台灣海峽的聲明發表後，東風人民公社掀起了學習的熱潮。大家都表示要以實際行動擁護周總理的聲明，一定要在九月十五號以前，把全社 211 万多斤公糧余糧完全入倉，支援解放台灣。一位婦女副連長戴玉芬說：“在國民黨反動派的時候，半夜三更抓兵派款，弄得一家人妻离子散，受盡苦楚。現在我們一家人團團圓圓，也不耽驚受怕。又辦起人民公社來了，日子越過越好，都是因為有了共產黨的領導。我堅決擁護周總理的聲明，支援解放台灣，一定要解放台灣。”

對！“支援解放台灣，一定要解放台灣！”這是多么堅定有力的誓言！東風人民公社的社員們，正在千百倍努力地為執行這個莊嚴的政治任務向前躍進。

社員們在秋耕秋種工作中，也表現得很突出。我們訪問了第一營第一連，他們種小季，就不是往年高級社那樣種法。現在一般是挖一尺五寸到兩尺深，並且拿兩畝地挖五尺深來作試驗。

我們從一連回到街上的時候，已經是繁星滿天，十點多種了。對面山坡腳懸掛着明朗朗的煤氣燈，那些青年社員們象一群出山猛虎一樣，正在那個要挖五尺深的兩畝土地上大顯威風，進行緊張的夜戰。

三、奔騰澎湃的工業生產

第二天，我們訪問了東風人民公社的各個工廠。每個工廠，都在不分日夜地搞基本建設和搞生產，使我們感到，人民公社象騎在工農業生產大發展這兩只猛虎身上，向着共產主義的大道邁進。

东风人民公社还没成立时，原来的乡和社就建立了二十多个工厂。这些厂，散布在各个村子里，真的是工厂林立，星罗棋布。成立公社以后，这些厂不但都充实了力量，提高了生产，而且还显示出人民公社比高级社更好，更有力量。一下子又添办了五个工厂。现在，全社共有工厂三十四个，象炼铁厂、水泥厂、电厂、人造棉厂、白云石厂、砂石厂、席子厂、砖瓦厂、石灰厂，等等。

现在，让我们看看砖瓦厂热火朝天的生产热情吧。这个厂，在公社未成立前，只有十四个人，每月生产没有计划。一人每天只打砖两百块左右，打瓦五百到六百块，烧的是两口旧窑，花了燃料，出产不多；现在，人数增加了，共有七十九人，生产也提高了，一人每天能打砖四百块，打瓦一千块。又创制了一种长砖箱，一次可出砖十五块，已经试制成功，一人每天可出砖一千五百块。计划再把这种砖箱改长加高，一次可出砖三十块到六十块。在建立公社后不久，又建立了一个新式大窑，从出产上看，比原来的小窑提高了三倍多，但花费的燃料、时间，并不比旧窑多。

象砖瓦厂这样的生产热情，是很普遍的。如席子厂，为了支援新建厂，八月份完成了五千七百多元的任务；九月份保证翻一番，要完成一万零八百元的计划。又如炼铁厂，看到报上登载的钢铁任务，又听到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兴风作浪，正以百倍的热情日夜赶筑高炉，以便早日投入生产。水泥已试制成功，正在建厂制造。不管是什么厂，生产热情都象长江大河的波涛汹涌澎湃。

四、处处照顾妇女的农具厂

东风人民公社的农具厂，一共有五个，都是在高级社时建

立的。現在，每个厂里不但都增加了人，而且还都在大搞技术革命。以头堡农具厂来看吧，現在有十多个师傅，都是做木活的。他們当前的中心工作，就是改装撻斗打谷机、手搖切片机和深耕犁三件农具。在这个农具厂負领导責任的是徐树炎老师傅。他也是个木工，曾和任国梁等三人，用木制成牛拉式单行、双行玉米点播机，手推式小麥三角丛植点播机，田坎种豆器；又根据社主任在北京得来的图样，仿制成脚踏式切片、切絲两用机。送到贵阳市展覽时，得过一杆紅旗。現在，他看到公社里参加生产的，多是妇女，妇女們撻谷子容易抛撒，也很吃力，就把原来的脚踏式打谷机，改装成适合妇女使用的手搖式打谷机。他怕妇女們搖动費力，还安上了木滾珠，轉动起来，既輕巧，又灵便，妇女們使用后，既不感到累，还超过了男劳动力的工作量。并且，他所改制的打谷机脫粒輪，把鉛絲一律換成竹釘，功效一点不低，每部打谷机节约工本八元。他們改装了六十部，就为公社节省了好几百元。烏当一带的妇女下田犁田，还是最近的事情，为了做好秋种和深耕工作，徐树炎老师傅又在改装一种适合妇女使用的深耕犁。

农具厂紧密地結合公社的劳力情况搞技术改革，大大地推动了当前生产，也充分地發揮了現有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。大家感到，农具厂不只是生产上的一股动力，也是公社的一个幸福源泉。

五、幸福的幼兒園

东风人民公社現有托儿組一百一十四个，幼兒園三个。

托儿組是半托性質。母亲出去生产时，小孩得到了照看，不致三心挂两腸的。因此，这个組織最受公社的群众欢迎。現在，每連每排，甚至是小到每班，都有了托儿組。幼兒園是全

托性質，一星期接送小孩一次。公社未成立前，沒有這個組織。現在，頭堡幼兒園已接收小孩，其他兩個正在籌備建立。

我們到幼兒園去訪問，是在天將黑的時分。一推開門進去，就看到一群七高八矮的小孩，正象鬧窩的麻雀那樣，圍着一個婦女在叫喚：

“阿姨，再教我們唱個歌！”

“我們不唱歌，我們要打粑粑，阿姨。”

“阿姨，我們跳舞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不，我們唱歌。”

接着，就聽到一陣又嫩又脆的歌聲。

“花枕头，朵朵花，中間睡個胖娃娃。娃娃乖乖睡，明早起來學排隊。排隊到金門，打死美國兵。”

歌聲才停，又聽到好幾個小孩在“唉——着囉，唉——着囉”地叫。一看，是兩個小孩一對，面對面地彎着背，把小拳頭對着地下一沖一沖的，這就叫打粑粑。一問，才知道是幼兒園的老師，在教小孩們作睡前的遊戲。

大家以前聽到貴陽城里有幼兒園的組織，說是送進去的小孩，打扮的象枝花，又吃得好，當幼兒園一成立，動員大家送小孩子時，有的怕交不起用費，就有点顧慮。後來，看到幼兒園里的小孩，白日黑夜有人照看，蓋的新棉被，用的新木床，還有很多玩具，連老師的工資都由公社負擔，幼兒園成了小孩子的樂園。於是，當媽媽的就放了心，都愿把小孩送來了。因為設備不夠，現在，共有三十二個小孩，最大的年紀是六歲，最小的是三歲。很多小孩看到媽媽只叫一聲，都不愿意回家去了。

六、受社員欢迎的公共食堂

东风人民公社在生活福利方面，最使大家滿意的是公共食堂。現在，所有的社員，全家老小，都在公共食堂里吃飯。

公共食堂的好处，大家公認是节省劳力、柴火和用具。解放妇女劳动力，使她們安心参加劳动生产。我們还感到，有了公共食堂，群众的生活就自然地走向了集体化。要召集會議、传达政策，就很方便；还有，农村的粮食問題也得到了彻底的解决。由于家里不燒火，私人飼养牲畜也不如公共飼养的便利；不飼养牲畜，不在家里煮飯，私人也就用不着再种蔬菜，自留地就沒有再保留的必要了。从經濟上割掉了私有制尾巴，就会逐漸影响到思想的轉变。

群众欢迎公共食堂，不仅是因为按时有吃，而且是吃得多吃得多，吃得少也可少买，每个人都能吃得飽飽的。

生活集体化的表現是多方面的，我們从公共食堂的訪問上，受到了一次很深刻的集体化教育。

七、新建的人民医院

东风人民公社成立以后，还开办了三个医院。我們訪問的是烏当人民医院。这里是一所平房，房屋面前一块平坝，空气很好，适合作医疗机构。听說这里原来是馬房，建立公社后，社員們在党委会的号召下，以一个通宵和一个上午，把它突击修理好了。現在房屋內外，非常整洁，病房里都挂着布門帘和紗布窗帘。十七个病床上，都鋪着新添制的被褥。医院里有中医、西医，并且設有門診部立診。最近还接收了十多个住院病人。

病人的生活是安排得較好的。目前还没有营养室，病人飲

食，是由烏当食堂按照医生的規定准备餐点。住院病人都感到滿意。我們曾听到一位老乡說：“烏当有这样的医院。有病也不用到貴阳去住院了。真是梦想不到的事！”旁边睡着的一个青年人接着說道：“好的还在后头哩！二天我們这里还要修新农村，医院也还要盖新洋房哩……。”

两天的時間过去了，当我们踏上归途的时候，这些动人的場景，还不断呈现在脑子里。我們不禁为这个偉大的时代，为东风人民公社唱出頌贊的歌。

楊二爺服輸

時 光

一个晌午，楊二爷去參觀試驗田收谷子回来，家里沒有人，大門关得紧紧的，他推了几下推不开，气的正抬着脚往門上踢，正巧，他女儿珍珍从地里回来提开水，一看楊二爷在踢門，就連跑帶喊：

“爹，你回来啦？我給你开。”

“不回来，要死在那里？”楊二爷气憤憤地回答。

“爹，那块谷子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好！好！”楊二爷粗声大气地說：“你差点沒把你爹給人家挖苦死了哩！”說着，一屁股坐在石凳上。

楊二爷生珍珍的气是有原因的。今年春天，社里把河边那

块三亩面积的大元田作了試驗地，叫楊小林領導二十多個男女青年去種。小林是個積極肯幹的小伙子，自從接受這個任務後，就領着青年們，早在清明前幾天就插了秧。而且全栽的是密植，肥料也格外放得多。他們計劃每畝要收五千斤干谷。楊二爺一聽說每畝五千斤這個數，就不斷地，說這是在吹牛。一天，正好楊小林到他家來借東西，楊二爺以一個老輩子的口氣問楊小林：

“小林，你們那試驗田一畝要收多少？”

“五千斤嘛！”小林爽快地回答。楊二爺“嘿嘿！”地冷笑了兩聲說：算啦！“五千斤？我看能收上五百斤也算你們運氣好。”

“二爺，你看了沒有？發大得很！”

哪樣發大不大，密得風都吹不透，看你們收糧食，還是收草草？”楊二爺好像算定了似地搖晃著頭。這時，楊小林也感到有些惱火，於是，便頂着楊二爺最後一句話說：

“不管他收草收谷，減了產不要你負責就是。”邊說邊往外走了。楊二爺見小林在生氣，覺得他不尊重老人，也就氣得站起來：

“真是個不聽教的东西，不要頭高尾翹的。老子做了一輩子莊稼，不敢和你打賭！不信二天看！”

就這樣，楊二爺再也不提試驗田的高下。直到前幾天，縣、區檢查團來社里檢查工作，測算了這塊田要豐產之後，楊二爺才猛吃一驚，悄悄地摸到田里看了個明白。心想我老楊不張聲色暗暗服輸算了。可是偏不湊巧，社里要來請他去參觀。在先，他和他的女兒珍珍交代說：社里黃主任來找我，你就說我不在家了呵。哪知道黃主任來找他那天，珍珍把黃主任一引到楊二爺的跟前，弄得他個進退兩難。由於黃主任的再三說服，他才猶豫猶豫地去參觀豐產試驗田。

楊二爷素來是個愛說愛笑的人。可是，今天在路上偏不開腔。黃主任和他講了好多話，他都是用鼻子。

快到試驗田了。來參觀的人都在田邊談論着丰收。楊小林老遠看到他二爷走來，便大聲地喊：

“二爷，來得早呵！”楊二爷本來早就有些難受了，再給楊小林這一叫，簡直手脚都找不到放處，只好勉強地苦笑了一下說：

“落伍囉，落伍囉！”說罷走到田坎邊，尋了個矮處坐下來，吸着煙悶煙。

參觀的人到齊了，黃主任道了開場白。之後，代表們就七腳八手地割起谷子來。花了不少功夫，谷子收割完了：五、六架板斗，三四十担挑籠都裝得滿滿的。代表們看到這些金光閃閃的谷粒，個個滿臉堆笑。

“好啦！這回請代表們親自來稱一稱，看有多少！”黃主任笑着說。楊小林霍也從田里跳上來，把嗓子提得高高的：

“我有一個意見：就請我二爷來掌秤。”這個意見馬上得到大家的同意。楊二爷這時有些尷尬，紅着臉，拼命地叭着空煙杆，半天才從咀里迸出一句話：

“好嘛！稱就稱嘛！”

一籬一籬的谷子正在過秤，算盤“叭叭！”的響着，數字逐漸增加；人們也不斷地在暢談。只有楊二爷卻十分認真的在移動着秤錘。直到稱完最後一籬谷子，他的臉上才露出一絲笑容來。這時，只听得會計大聲地說共收谷子“一萬八千六百三十斤”。

人們為這個數字而吃驚了。大家都約而司地高聲說：

“真了不得呵！一畝便是足足能收干谷五千斤。”

“密植真是不錯呵！”

“不錯！還有人不相信哩！”楊小林調皮地瞅了楊二爷一

眼。楊二爷一听这话，立馬就說：

“小林娃娃，你不要冷言冷語的。你老輩子說過这话。”

另外几个年輕女社員也笑着說：

“二爷，前一久你不是說過，二天看嗎？这陣子你看見了吧。”

“看囉，看囉！都看实在囉！还有啥說法！我算輸給你們了。”楊二爷一面腼腆地說，一面用力地叭着空烟杆。

黎 明

韋 涵

漆黑的天空开始发白了，會議室內的煤气灯光已經有点儿暗淡。这时，列为辯論对象的青山社党支書兼社主任吳世龙，被乡基层党委書記張德叫起来表示态度。又羞又恼的吳世龙，呼地立起，緋着块脹成猪肝色的臉，眼睛朝着沾滿了各种跃进喜报的牆壁喊：“我沒意見，通通接受！”張德可是个一点也不馬虎的人，立即斥責道：“你向誰表态？向空气还是向大家？”吳世龙沒可奈何地看了張德一眼，回过臉来，仍然不看大家，眼睛鼓鼓地盯住乱摆着茶杯、香烟盒、筆記本的桌子：“我沒意見，通通接受！”声音还是那么难听。張德笑了笑，又搖了搖頭，然后宣布党委委員到楼上去开会，其余的人暂时休会。

要是往回，吳世龙早就吵吵鬧鬧打冲鋒出去休息了，这回他却故意慢拖着腿，走在最后。跨出門檻，青色的曙光洒了他一身，三月的晨风吹来，使他打了个寒噤。一抬头，他又看見了那张倒楣的“跃进榜”。榜是紅紙写的。标题是：“紅崗推

广新式农具呱呱叫。青山跟在烏龟后面跑”。下面是密密麻麻的統計数字。大概又是那位缺德的基层团委书记小陶。在榜的下面画了一幅漫画：紅崗社的党支书兼社主任周光祿在空中坐着飞机，吳世龙站在一个花壳烏龟后面。画不大高明：周光祿是矮子，却画的过高，倒象是站在飞机上要跳下来；吳世龙是高汉，却又画的过矮，倒象是坐着的。可是小陶这家伙偏会抓特点：周光祿是圆溜溜的光头，上面就画的真象个皮球，一根头发也沒有；吳世龙的滿头濃发是从来也沒有服貼过的，上面就画的象芦苇，根根直豎。因此一眼就能看出是誰来了。“見鬼！我的眼睛哪会这样小？这不是在坐着打瞌睡么？”吳世龙一看見这，渾身就象要燒起来，非常不愿看；可是那儿老象有股子吸力，走到这里眼睛就不由扫了过去。他扭起脖子，重重吓了一声，吐了泡口水。正待拔步，肩膀却被人猛拍了一下：

“大洋馬！为啥这样怨气冲天的？难道还不服气么？”

吳世龙一轉身，眼前出現了一个圆溜溜的光头，正是那位“坐飞机”的周光祿。老周臉上堆滿了笑，眼睛快挤的連縫都找不着啦。吳世龙見是他，大有“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”的味道。可不是么，昨天晚上这场“橫禍”，就是由这家伙引起来的。昨天傍晚吳世龙来到乡政府，見一些人在圍着看會議室外面的“跃进榜”。他估計不管什么榜，青山社即使不名列前茅，也定不在人下。誰知一些人发觉了他，竟吃吃地笑起来。他大为惊異，忙走近一看。啊呀，臉上就象着了火，呼的一下燃了起来。一扭臉，見老周正象个弥勒佛样，朝着他笑哩。他又羞又急，竟冲着老周嚷：“屁的先进！誰不知道双輪双鐮犁是累人累牛的大王？你們社百分之百用它，也不見得会亩产一千二；我們社就是一部不用，也要亩产一千二！”这一来就惹了禍。好些人都被激怒了，当下就开展了一场小小的辯論，猛攻

吳世龙的驕氣和對推廣雙輪雙鉞犁的垂觸情緒。後來張德作主，把辯論會推到晚上匯報工作以後進行。於是，一辯就辯到了天亮。老周這家伙攻他可攻得凶啦，比吳世龙十天以前攻他的暮氣還攻得凶。當時吳世龙想：“這下子你不但扳了本，連利都找回去了！”現在一見老周，心里很别扭；可是人家笑謎謎的，又不便發作。於是，故作鎮靜地嘲弄道：“嘿，矮冬瓜，看樣子你真要飛起來啦！”

老周就象和吳世龙之間什麼也沒發生過，皺着眉道：“我么？害頭暈病，坐汽車都不行，別說飛機啦！小陶造的這飛機呀，更不行！要先到保險公司保了險才敢坐。我只愛騎馬，尤其是騎上大洋馬才跑得快啦！”接着是一串响亮的哈哈。

吳世龙的两道濃眉湊成了个“一”字，這一點也不是裝假：“看你那得意的樣子！剛剛抽上抬盤，你就連生辰八字都忘記啦！你不怕就來騎嘛，謹防我甩你在大河里头去餵烏龜！”心里却想：真是腰杆子硬幫了打的哈哈都要响点，十天前老周是打不出這樣的哈哈來的；而現在，自己也打不出這樣的哈哈來了。……

老周忍住笑說：“我未必餵烏龜，倒是現在有人跟在烏龜後面爬了！”

“你混蛋！”吳世龙一跺腳，轉身就走。

老周見他真急了，忙拉住他的手臂：“伙計，別嘔氣，講和，講和。我是來找你商量一件正經事。”

吳世龙停了步，回過臉來：“什麼事？”

“在你們社來說，就是稀松平常的事；在我們社來說，就是天大的事。只要你一點頭，就成了我們的救命恩人了。是這樣的：我們社里的那些‘諸葛亮’發明了十多種土機器，現在要成立一個鐵、木、竹三合一的萬能農具加工廠來製造。木匠、

篾匠倒齐全。就是缺铁匠。找遍全社連根铁匠的毛也找不着！从城里找来一个，又不安心。三天两头鬧着走。伙計，亲帮亲，隣帮隣。你們社是铁匠成窩窩成堆堆的地方。借給我們二十个怎么样？”

吳世龙警惕地望着老周：“什么土机器？”

“汇报的时候你没听见么？咳，多啦！玉米脱粒机、小麦脱粒机、油菜脱粒机、空中滑丝运肥机、三角丛植插秧机、噴霧器……。”

“誰布置你們搞这些名堂的？”

老周奇怪地望了吳世龙一眼：“党委布置的嘛。还有誰布置！”

“胡說！怎么我不知道？”吳世龙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“怪了，你記一記，就是，就是开我的辯論会的那次嘛！”

吳世龙偏头想了想：“沒有，沒有，那次只是布置双輪双铧犁……”

老周一拍手道：“对，对。党委那次不是提出要搞机械化么？”

“你們乱搞！党委那次只是說要考虑机械化的問題，可沒布置我們搞这机那机的。”

“咳，你真是匹笨得不会轉弯的大洋馬！党委說考虑，这就是可能要搞；大跃进嘛，晚搞不如早搞。我上次回去把群众的劲头鼓起来以后，就和他们研究这个問題。他們說，洋机器我們买不起那样多，先搞土机器吧。这样就干开了。得了，你快答复我的要求吧。你一点头，我們那里就天下太平，万事如意啦！”

吳世龙沒理老周的要求，沉吟了一下就接着問：“那，你們百分之百的田土推广双輪双铧犁也是这样的么？你向我坦白